



830894

芑山文集卷十六

宜春 張自烈著

傳一

晉陶潛傳

淵明不忘晉宜列忠義晉書安附隱逸與公孫和

夏仲御諸人並稱綱目書晉徵士卒闕彭澤令不

書皆失實因刪取梁蕭統所撰傳為更定如左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

馬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善屬文嘗著五柳先

生傳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旁有五柳

芑山文集卷十六

豫章叢書

因以為號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會意欣然

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

輒盡既醉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短

褐穿結簞瓢屣空晏如也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

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初親老家貧起為州

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

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

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

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稅在官八十餘  
日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  
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賦歸去來辭解  
綬去徵著作郎不就旣絕州郡覲謁所之惟田舍及  
廬山遊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江州自造潛  
潛稱疾不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宏命其  
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先於半道粟里間要之潛遇酒  
引酌野亭俄宏至與歡飲窮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爲  
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于坐申脚令度焉宏問所乘答  
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  
舁之至州宏後欲見輒林澤間候之潛酒米乏絕宏  
時相贍親朋載酒肴往潛亦無所辭先是顏延之爲  
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  
潯陽日造潛飲宏欲邀延之坐爾日不得延之臨去  
留錢三萬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當九月九  
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適宏送酒至卽  
就酌醉而歸夏月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  
上人性不解音律蓄素琴一絃徽不具酒適則撫弄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醉便語客我醉欲  
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潛值釀熟取頭上

葛巾漉酒漉畢還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遜匡山潛不應徵命稱潯陽三隱後刺  
史檀韶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共在城北  
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馬隊故潛作示三郎詩  
諷之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承初以  
後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年六十三世  
號靖節先生有詩文八卷行于世

宋書列潛隱逸爲宋言也晉書不入忠義則非知  
潛者余初持此議芑山急遽之因改陶潛傳刪歸  
去來辭而補恥屈後代一段甚合史法但道濟餽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肉在宋元嘉三年芑山初本據南史置令彭澤前  
未免失考余復馳書正之芑山爲更定若此旣嘆  
著述之難益見芑山虛受之美也 弟勲識

隋王通傳

明史官申時行以唐貞觀修隋書闕通姓氏宋鄭  
樵通志止於隋闕傳因述通傳然余觀申氏傳紀  
載弗詳文辭尤陋背史氏傳信大義復采世系年  
表及文中子世家引質同異刪釐複重爲次其言  
行合道者補後先國史所未備無卒使其失傳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大原廣武人十八代祖

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十四代祖述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晉懷愍國難遂東遷寓生罕罕生秀率以文學稱秀生二子長玄謨次元則元則通六代祖也仕宋歷大僕國子博士元則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如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虬生同州刺史彥彥生濟州刺史傑傑生銅川府君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諾著興衰要論七篇言六代得失至悉每奏帝稱善出爲樂昌令遷猗氏銅川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隆夫

芑山文集卷十六

四

人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通是時侍側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殆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召通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小子勉旃通於是四方之志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

其精苦蓋如此仁壽三年通甫冠西遊長安謁文帝  
帝召見太極殿通奏太平策十有二遵王道推霸略  
以正始爲先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皆不悅通知謀  
不見用作東征歌而歸帝聞再徵通不至四年帝崩  
大業元年徵又不至謂所親曰我周人也河汾故墳  
壟於茲四代道旣不行退志其道而已司徒楊素勸  
通仕答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君侯正身以治天  
下使時和歲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  
曰通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通如初由是

芑山文集卷十六

五

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  
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  
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門人自遠至  
者日衆通後先與弟子問對其略曰罪莫大於好進  
禍莫大於多言又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又曰史傳興而經道  
廢矣記注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又曰不  
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賈瓊問羣居  
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房元齡問事君之道曰

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問  
禮樂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非爾所及也李密問  
王霸之略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密出通謂賈瓊  
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忘禍愛強而願勝神  
明不與也九年楊元感使使召通通不往謂使者曰  
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  
爲禍先十年尙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通閒居儼然  
其動也徐其行也方其接長者恭然如不足接幼者  
溫然如有就性樸儉宴賓無二饌食必去生味必適  
鄉人窮乏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

苞山文集卷十六

六

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必先往反必後或問人善通知  
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交也講學之暇負耒  
躬耕或勞之通曰庶人職也吾得逃乎魏永爲龍門  
令下車欲廣其舍通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  
營永遠止謝通通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銅川  
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  
家有制焉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二年江都難作通寢疾嘆曰生民厭亂極矣天將啟  
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越七日卒年三十有三門  
弟子數百人議曰仲尼旣歿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

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設位哀以送之禮畢  
悉取文中子書還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十卷樂論二  
十八篇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二十五卷續詩三百  
六十篇十卷元經五十篇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十卷  
皆軼不傳獨中說列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  
魏相立命關朗凡八篇宋阮逸序今行世二子長曰  
福郊少曰福時

史臣曰文中子言行有足述者中說擬論語類剽掇  
先聖遺文蓋醇疵半焉甚矣後儒之不知去取也通  
自言竊比仲舒而其徒齒諸孔子杜淹復做史遷尊  
仲尼例作世家豈定論哉世傳通母夫人履巨室有  
娠及卒通夢顏回稱孔子召己誕妄無足信故略雖  
然文中子碩儒也與亂終始未竟厥志悲夫

宋蘇洵傳

宋史文苑傳述洵行業不詳附載心術遠慮二篇  
余按心術剽掇兵家言遠慮頗乖經傳刪弗錄獨  
存辨姦論以見洵書足傳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上  
仁宗書瑜瑕並見故不列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就學歲  
餘舉進士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



學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通六經百  
家下筆俄頃數千言居恒善與人交性不妄喜可方  
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人樂與遊洵獨遠去不  
顧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不往作辯姦論一篇論  
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  
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  
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  
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  
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  
必此人也郭子儀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  
類矣自今而言其理誠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容  
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  
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  
乎盧杞之姦雖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  
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炫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  
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  
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不得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  
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  
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

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豕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世服洵早識至和嘉祐中洵偕二子軾輟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書幾策凡二十二篇

芑山文集卷十六

九

宰相韓琦善之奏於朝召試策論舍人院辭疾不至因條十事爲書上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洵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朝廷聞而哀之賜其家緡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宋蘇洵傳元總裁脫脫屬筆其謬戾不足責獨洵逆知安石亂天下著辨姦論識鑒出司馬歐陽右丞叔撰洵墓誌略其事不道張文定表洵墓始詳

之余故合誌表改爲此傳以正宋史之陋使後世  
知洵不徒以文著稱也 又記

明文學梅伯獻傳

梅伯獻者名士享宣城人性介寡喜可博綜古經史  
求適用家故落獨閉戶好著書與下稱善意反故芟  
志專學醇里中罕出伯獻右者後世大儒不見其書  
則已見其書未有不稱善者也萬厯四十二年訂補  
通鑑綱目成自爲序立例二十有七其移綱翼綱例  
補諸家未逮篇袞繁委削剔失圖自廢產梓摘要行  
世序略曰綱目繼春秋而作爲千古道法治法之宗

芑山文集卷十六

十

視涑水通鑑加詳然嘗考宋儒李方子黃幹序說洎  
朱子與及門趙師淵書始知綱雖朱子裁定目則屬  
之師淵故朱子以未及脩補爲恨通鑑倣左氏未合  
春秋之意綱目沿涑水善用春秋之法惜體兼經傳  
趙氏之目不足以慊之愚不自揆擇別舊史未明備  
者參閱羣書折衷大義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必不使  
要領失倫於詮次辭理割裂於芟除善惡脫漏於殘  
篇是非影似於裨說自謂有五經不可無綱目有綱  
目不可不準春秋取綱冠余所記附以管窺名曰訂  
補綱目周秦漢全編屬藁粗定力不能具梓梓摘要

凡六卷始於驪姬之興讒終於新莽之播惡皆夫婦事也夫婦人道之基本王化之樞紐故書以此始以此終此伯獻因史以翼經者也例詳本書卷首不錄踰年詮次管子書成序曰周自宣王以戲爲魯後禮樂征伐陵寇不振其子幽王嬖褒姒廢長立少周道寢衰遂至東遷自是成師闕晉叔段干鄭州吁賊衛魯翬援軌宋督貳馮他奔倫攸斃社稷淪亡者不勝計豈惟周不能匡王子克王子頹且階之爲禍齊桓公當無知弑虐之後自莒反國一旦得管仲小征大匡無敵於天下當是時天下自寇狄而外強國齊秦晉楚凡四秦以收周餘民而大晉以吞取霍諸國而大楚以盡漢陽諸姬而大皆乘周有夷狄之難務廣土自封管子志不出匡齊抵戲規利何渠不秦晉楚若而獨惓惓於存亡繼絕恐後者仲蓋王才而霸用之者也天未絕周仲何得遽王齊也仲之不遽王齊意未嘗一日忘王周也周惠王不懲前轍子帶之寵與伯服等桓公奉王世子盟諸侯於首止使天下曉然知儲位之不可闞奸王卽憤其私心能令鄭伯之逃盟而終不能以神器私所愛則以首止之盟繫於天下者固也桓公起周室之祀於是爲大管子之心

周先王實式臨之僭號之楚一傲於召陵必恪貢包  
茅秦西時隱有微福上帝心必不敢改玉步晉雖矯  
當作狡焉啟疆滅虞必歸職貢於王若是者豈仲之威

力勝哉皆尊王大義有以聳服其心也故管子者以  
自王則不足以禁人之王則有餘其禁人之爲王乃  
其挈王歸之周也其挈王歸之周乃其能以齊王也  
仲之可惜者功名之際欲速耳三復大匡篇方偃公  
命鮑叔傅小白之時仲蓋逆知見子糾之不終獨無  
如先傅子糾何也管子識足以鏡興亡不藏身有待  
徒幾倖於二公子之間孔子曰器小蓋以出處論而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小之非以事業論而卑之也然則管仲事業之本在  
心存王室而已孔子曰如其仁者原其心非徒侈其  
功也司馬遷史記管仲列傳旣不能推見其心周本  
紀齊世家復遺首止不載彼其識誠不足以達此也  
予慨然想見管子之爲人頗好讀其書書多冗復疑  
稷下諸生增之因詮次以待後之學者此伯獻推本  
春秋綱目因子以翼經者也詮叙成書未梓如摘要  
例梓管子刪評六卷行世是時伯獻慮綱目闕漏取  
笥本詳爲警較鐵折韋絕彙凡三易如是者十七年  
少暇復編春秋左傳金鑑已又念綱目繫萬世勸懲

非當路疏請於朝參稽祕閣史籍罔克究厥志遠屋  
咄嗟輟寢食者累日崇禎三年御史督學使後先行  
部至郡伯獻乃發憤爲書出訂補綱目上之書略曰  
古今治亂不一唐虞三代以上見於經周秦西漢以  
來見於史經中之史莫大於春秋史中之經莫詳於  
綱目然綱目爲朱子晚年未定之書目文尙多抵牾  
事辭不免脫誤故生於目中宜詳盡而反疎略宜表  
章而反湮沒宜灑雪而反詬厲者悉參互考定有爲  
帝王廣孝者如漢文帝元年皇帝卽位今首增帝見  
於高廟遺將軍蒞昭迎皇太后於代可乎有爲帝王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示公者如漢高祖六年大封同姓今於封賈交後叙  
其先有功次及喜肥之封可乎有爲帝王全倫者如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今据秦本紀  
四貴出關之年辨昭王未嘗廢母可乎有爲帝王闕  
疑者如周赧王五十八年呂不韋知其有娠旣而獻  
之葑年生子政以陰謀無證之說存千古不決之疑  
今從史記始皇本紀削呂不韋傳知有娠數語可乎  
有爲帝王重嗣者如秦始皇三十七年令趙高爲書  
賜扶蘇廢置始於奄人誤國罪在丞相今依本紀改  
帝自爲書以罪李斯可乎有爲帝王戒嬖者如漢哀

帝元壽元年董賢以罪罷自殺雖佞倖竊寵靈而不  
辭實昏主忘廟社而不恤今增帝無嗣臨崩以璽綬  
付大司馬董賢以罪帝可乎諸如此類難更僕盡若  
夫由周威烈王以迄於後五代與朱子綱目相終始  
者功非旦夕可就事非草莽能專昔司馬光之爲通  
鑑當英宗時就崇文殿開局歷十九年而後成神宗  
親製序文賜之今綱目具在再加精核可謂事半功  
倍伏乞具疏題請送生到京資以祕書賜之謄錄數  
年後必竣事以報輔養君德匡贊王謨取諸舊章監  
觀不遠功孰大焉書既上臺使者黜陋昧史學循例  
給膏火資事寢伯獻退而嘆曰綱目廢矣乃繕寫金  
鑑裝潢成書擬如玉通程頤伏闕自上之例曰一春  
秋魯史凡十二公行事如朝會聘享盟戰事連與國  
自有統紀其餘若卽位冠昏郊雩禘祭軍馬城池災  
異可專屬魯者以類集事以事從君名曰公室一周  
爲共重大義凜然如齊桓天威不遠顏咫尺管敬仲  
辭上卿之禮楚子不敢問鼎晉侯不得請隧天王正  
月之書聖人用筆謹嚴故繫周以朝一東遷後諸侯  
各自爲國自莊公十四年齊侯請師於周伐宋後征  
伐會盟每以天王臨之訖哀公十三年黃池之盟不

贊友邦協從以衛周也於是叙列國一古內華外寇  
周道式微西秦居涇渭之間周徙洛避之外禍日熾  
其後秦晉遷陸渾之寇於伊川華彝共域春秋大義  
蔑如也故荆秦別爲區一小國朝魯有當朝者邾邾  
魯附庸也介葛盧向化者也若滕薛杞穀鄧曹節邾  
皆天子建國不能自強屈服同列祭伯畿內諸侯降  
拜外藩春秋賤之故凡來朝者不論年月俱繫列國  
之末一凡經言朝朝周也如莊公朝於王所因盟踐  
土以見成公如京師因會晉伐秦以見餘拜大國者  
經曰如不曰朝魯十二公未嘗特朝周故公室條無  
朝周事一聘會戰不屬公室然桓記齊夷仲年之聘  
僖記齊國莊子之聘襄記晉士魴之聘宣記歸父齊  
侯之會僖記敗邾師獲莒子之會皆因事附見不爲  
例一日食星變不專屬魯統記公室宗魯史也石隕  
宋五六鷁退飛沙鹿梁山崩石言晉齊有彗之類仍  
附記各國此又伯獻變正傳之例挾聖經之微義與  
綱目表裏者也六年伯獻應貢詣京師入對自爲疏  
進金鑑書疏略曰春秋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  
之大法諸所載命德討罪尊王攘外者後世苟推而  
行之可以遏亂於旣萌可以制治於未亂傳春秋者



非一家能叙事見本末者獨首左氏先儒發明宗旨  
詳矣皇上宵旰勤治祖述聖經莫此爲亟其防微杜  
漸當必有異代同符者臣士享先年嘗準春秋著訂  
補通鑑綱目請臺臣連章具題乞聖朝特命臣重加  
纂修事未上聞甚失臣意臣不勝惶懼今臣輯次春  
秋左傳金鑑緣事類編自爲起訖春秋本諸魯史故  
臣於十二公首叙魯事曰公室以比史記世家次叙  
周事曰王朝以比本紀次列國載一時行事以比列  
傳外荒別爲記明內外之義郊禘非魯所宜僭日食  
不專在魯星變各有其地凡陰陽災異各自爲記以  
比史記八書一開卷而治亂得失之故粲然若指掌  
非敢恣騁臆見離析經傳蓋將以道名分慎黜陟著  
勸戒也其間如齊桓隱機侵蔡文告之善於操縱也  
晉文退舍誘楚行事得而功烈章也辭楚會之以列  
爵拜周也殺之宜陰喝秦師不宜顯戮也臣皆於傳  
注外竊有發明先儒謂讀春秋得其意法其用三代  
可復通於春秋然後可以權天下之事此臣所以求  
諸春秋之用與意竭弋獲以佐盛治者也書凡二十  
卷釐爲一十六冊恭進御前伏乞皇上留神省覽如  
果芻言可采勅下禮部頒行文武二學俾共肄習其

於國家任人行政之法安內攘外之宜未必無微助  
則臣訂補綱目業雖未終而是編不至湮滅無傳臣  
歿有餘榮矣疏上奉旨書著留覽該部知道部臣持  
兩端格不行伯獻自傷道窮恥入仕遂歸初伯獻之  
抗志著書也顧處寡俦無風雨寒暑鉛槧必偕聲利  
不以亂其學得喪不以撓其心見一時要籍攘名者  
眦遠無還顧皆矯俗爲其所難而或者謂伯獻疲於  
稽古拙於屬辭辭不中古程度惡知伯獻方講求經  
世不樂以浮采諛聞世必欲以雕績繩之皆過也余  
故傳伯獻摭其序論書疏之足存者著於篇其子某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七

見伯獻云

外史氏曰始余未識伯獻覽訂補綱目躋之心儀著  
書不止是崇禎五年余還自京師僑金陵邂逅宛人  
士問綱目及他所著皆瞠目無也余愕然顧余益以  
此多伯獻不苟同思左右之已而余所著書成臺使  
者疏請頒諸學官報可屬是時四方從余逝者甚衆  
獨不得與伯獻上下論議未幾伯獻先卽世何並時  
契闊不相遇也昔司馬相如俳優才也里人楊得意  
承間言天子賦故傳及病天子尙使使往求其書蘇

洵習縱橫之術撰策論歐陽修韓琦延譽於朝聲稱由是震覃思經史如伯獻宜不屑踵迹相如迨自進金鑑宰相烏程宜興諸人遠慙韓歐書卒以不顯其遇不稱志如此雖然浸淫十餘年鼎遷社屋祕籍蕩然盡余先是所嘗頒行者會讒者詆排立焚去而伯獻書藏家顧獨在生不幸不見信儕俗歿猶幸余能篤信之使暴其志於後世伯獻復何憾哉藉令伯獻後死俯仰今昔所感勵於世道人心之變者固不獨兩人所著書之存亡也悲夫

陳孝醇先生傳

芑山文集卷十六

六

公諱朝棟字隆伯礪石其號也其先家江西饒州芑塘祖諱寧仕安慶府同知占籍桐城遂爲桐城人父諱所聞富學行爲邑庠生隱德未仕公卽其冢嗣也公天植格重甫就外傳趨翔如成人九歲能屬文不求工每引觚軼出等夷右然公竊以舉業邀祿利意弗屑稍長覽宋諸大儒家言心喜日服膺先訓繩尺罔越踰見者疑公迂公曰不迂不足以入道古聖賢類躬行是亟空言何爲志益堅諸所爲制義恥阿時好以故數見黜於有司年二十六始補諸生籍或謂公方枘圓鑿宜晚遇公益怡然時里中孝廉方公振

字外翰余公觀吾繇是益器重公公嘗受業觀吾公  
觀吾公不以弟子見待振宇公識公髫鬣中深加異  
愛因以女姪妻之迨公業成行立聲藉甚遠近服二  
公早識公愈益自厲學使者徐公鑒從糊名獲公試  
牘嘆曰非覃思古學不至是拔置高等應食餼故例  
廩缺出新舊以次補舊者私餌公曰我後則若先分  
橐金潤我我逸避則若捷得之計償孰倍公正色曰  
是何異諸賈鬻官者耶國家設科取士經明行修者  
得充貢苟始進不正豈惟負所學若祖制何矧某性  
不妄取家中落無橐焉有金力謝去邑令王公應試

芑山文集卷十六

九

每課士奇公文遇公國士禮又稔知公貧思少佐膏  
火公顧自引退未嘗數造請干以私辛已歲大禡兵  
寇皆訖邑大姓率避地江南公挈家僑池陽方趣裝  
稱貸僅三十金會廣文王熙章來署邑掾徵借明年  
夏稅支軍餽追呼孔棘公曰城守重事急公吾分也  
捐二十金往輸家人垂涕曰闔門恃此自活捐非計  
公弗答瀕行告家人曰得失死生命也二十金安足  
恃捐以助城守惠百姓庶幾昔賢敬維桑遺意比至  
寓養殮每告匱無纖介見顏面公守道不惑類如此  
甲申公退歸里門蒐錄古大儒嘉言懿行誦服如曩

時斂襟危坐觴咏自適暇則進諸孫授經偶論著見  
志輒自焚棄詩古文卒不傳嘗語所親曰論著未也  
求無損先世隱德而已然則公後先明義利審去就  
孝以事親廉以潔己信以處友和以睦族卒不爲富  
貴貧賤患難亂其心者大要酣於理學歸於躬行公  
居恒不盡告人人亦不得而盡知之余故準古史法  
述公服古篤行之信且著者爲之傳以俟異時載筆  
者之紀錄使後世知所勸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他世  
系生卒年月公子焯今壬辰進士別有狀

芑山隱史曰余嘗慨周元公大儒方其爲南安獄掾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程大中命二子在受學可謂知元公矣趙清獻賢者  
初惑於讒臨元公甚威及元公判虔州清獻來爲守  
然後嘆服曰今乃知周茂叔也伊川立朝本末頗著  
蘇軾痛詆其姦至不與交語晦菴退身講學韓侂胄  
沈繼祖諸人斥爲邪說暴其罪於朝久乃論定古今  
賢不肖好惡之殊何相去逕庭哉闔修潛德如公同  
里諸君子翕然信嚮無間言公歿追論公生平私易  
名孝醇先生諸君子遠過清獻公之遇什倍茂叔伊  
川晦菴雖不求知未嘗不見知於後世惡在藉著述  
而後足傳耶桐之先倡明理學始方明善孝文兩先

生今貞述孝醇二先生繼之余資敬貞述先生三十年獨未獲承公辟叩聞竊從公子聞公緒論益私淑恐後嗟乎公豈非百世師哉

明全守一傳

守一姓鹿名鳴時自更姓全沛縣人警敏好奇策遇事敢往以材武雄里中四方任俠樂與遊世罕能測也萬曆甲寅年十三失怙恃念先人累逋義必償集宗黨棄產償如券去晨依博徒取少錢自給暮獨宿叢祠流離瑣尾如是者二年尋雜肆陰陽卜醫算數諸方技輒能工雖工不售家益落辛酉徙業農德甚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仰天曰士各用所長卒穉事老牖下非計聞蓮寇鳴張勝邑殆迺出應募充守備虞部陸化熙接禮加等自傷遇未稱志舍學解建立辭虞部笈書入嶧山學屬文然性厭俗儒佔畢獨喜觀歷代史見古得失成敗擇籌畫可時施者心識之竊奮曰宗元幹燕逢辰直須時耳百夫長豈足伍哉後先擔簦走姑蘇過虞城夏邑碭山陰求天下忠敢士用羞於朝方相次部暑忽國社屋日扞膺號慟慟垂絕旣而曰誰生厲階效尙可圖也乙酉閣部史可法采輿論思羅致幕府書幣至守一以中外孔棘非武侯汾陽蔑濟卻不起

須臾先是諸豪微服間行造其廬肅敬詔册趣嚴裝  
上道守一戒勿泄遂行戊寅子身間關數萬里專闢  
建旄坐和門草檄令露布俄刻立就文殺義顯讀者  
爲動容不數日糾合義旅矯宣朝章連官緜乘同憂  
若一屬是時景從嚮應獻功在指顧間會天不備事  
敗守一復裹創登陣飲血陷陣方疾與強敵抗衆咸  
壯之有頃謀馳白城瀕危守一攫胃震怒退自度力  
竭城必潰命闔門自焚死焚至半獨蹶興曰妻孥可  
死吾未可死也亟屣棄鉞囊輜重夜出亡或疑謀賊  
具違亡安之守一曰辛鉞以是而行謂之斷非而行

芑山文集卷十六

謂之亂始終行吾是稔亂從非我弗爲也焦膚灼面  
出入兵燹萬死中得生還守一窮困時茹苦集蓼不  
苟受人惠及柄用碩橐周友扈不責報密沐城垢衣  
糲食未嘗見溫容居恒與人期冒冰霜觸豺虎必往  
往必如期冤抑必代雪患難必出救非類必引避人  
以是益多之生平視死如歸數十年猶一日者性也  
非盡學使然也事詳守一自著壁記中他秩官敏歷  
歲月征邁事絕軌迹行無端厓者闕不書  
論曰善力田者主伯亞旅一乃心疆以日僇力原隰  
間然後盈寧有成功今孱主垂拱於上亞旅荒飽不

已競起而魁攘之雖百彊以焉望銜艾哉此守之所  
由逆退維谷長大息也雖以兵家審合變因迂爲直  
移患爲利守一顧能譎以成其正合以制其分亡以  
圖其存功雖未懋勤勤備矣况丕績可竣哉余感事  
準史法爲之傳異時南史宜知考信云

俞節孝傳

俞塞字吾體號無害婺源人少孤母弟相繼歿客遊  
不能歸自誌其陋哀其窮曰獨曰孤性孝友里居寡  
喜可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寐肌骨柴  
立嘗語人曰使我爲伊周難爲孔顏易或疑且怪塞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爲伊周我欲爲孔顏孔顏卽吾  
心孰能禦之又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往  
年將之邑計里橐少錢具饗殮甫出門遇道上餓夫  
輒捐橐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  
遺金一銖掇視之適如鄉予餓夫數塞以是得不餓  
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友贈塞者如數置泉側聞  
者唾塞迂塞自信益堅終歲旅食不苟受一錢惠衣  
敝履穿處之晏如顧喜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  
歛歔流涕與人交恥阿附非類雖厚遇塞塞引避他  
同志者既合終身如一日死生患難不稍易遇友人



過失往往面折不納則請絕塞平居見理明持論峻  
恥隨俗軒輊方避亂信州邂逅楚張別山同儻與塞  
語奇之同儻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  
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塞曰世詆相國姦過也塞  
以爲權相耳姦權之去姦間不容髮惜當日不勉爲  
賢相貽世口實耳同儻默不應未嘗不心歸塞言同  
儻赴閩召招塞往塞以母老辭居白下窘甚會巨猾  
伺間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爲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  
金塞自攝所親曰若豈能以金餌俞子哉卻不報適  
妄人畫書蠶塞有友人謂塞曰是非至今日殺亂久  
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塞裂帛曰子誤矣是  
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予獲罪仲尼之  
深也友人慙沮退其居心積行類若此學博方聖羽  
稱之曰俞子孤情高寄見地直捷當在陸象山之右  
其安貧守道獨立不懼目中未見有兩最難者斬斷  
名根本體中無絲毫夾雜尤不可及也知言哉塞少  
工戈法小楷草書韻頗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  
岐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  
治奇中儕輩雖侈稱其能非所好也塞古大儒自任

耽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至曾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  
死之日爲斂葬長干破山之南勒其碑曰故處士俞  
塞吾體之墓塞後先遭厯困阨略見本集自述塞母  
汪貞淑與古匹撫訓二孤辛劬萬狀不食絲髮報痛  
哉塞貧未娶弟早世皆無後富學行如塞昊天不厲  
罕建就知不知惜之所著易寤詩起四書心詁續橫  
浦論語頌理學資深錄樞堂語錄西學辨疑本草正  
誤醫易及序記書贖雜說若干卷軼不傳存者五七  
言近體而已揆諸古人元德秀徐積林逋之儔也同  
學愴慕如塞在私謚曰節孝先生

芑山文集卷十六

三

芑山文集卷十七

公英日思而感之矣國郵書宜春張自烈著

傳二

明資政大夫孟公紹虞傳

公諱紹虞字聞叔號元鉢其先山東亞聖裔遠祖當元末避地祥符中更河患徙杞遂爲杞人七傳至湖富學行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湖生楠起家鄉進士爲興濟縣令累封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九人公第三生而穎敏性孝友卅角就外傳不苟詵笑學日進年

芑山文集卷十七

一 豫章叢書

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通六經折衷聖賢大義語人曰士期實用漫羨獵時榮吾恥之父喜萬厯癸卯弱冠領鄉薦甲辰報罷歸雖食貧力學不稍倦癸丑第進士改庶吉士丙辰授簡討凡六曹掌故邊方利害政令得失靡不考究略記天啟壬戌分較禮闈補經筵講官厯贊善論德記注起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詔敕補日講官丙寅擢少詹晉正詹事充纂修副總裁當是時逆璫魏忠賢擅政公以位望預枚卜璫陰倚公翼已思市德於公庭推甫上泐傳欽點者四人公居三適崔呈秀投刺求見公公拒不見許給諫在坐

問故公曰崔必承璫指挾揆席啗我不拒臣節掃地  
矣崔厲聲曰何以報魏公及相見崔屏人語良久公  
微辭遜謝崔不懌去璫由此銜公以巧言撼上意追  
改前旨三人並入直獨紉公公亟請告不允推禮部  
侍郎復留中項璫果密遣邏卒環邸第圖所以中公  
不得間未幾題升南禮部侍郎得旨孟紹虞敷陳明  
剴講讀著勞留用原缺另推來看客曰聖眷隆渥璫  
惡能根格公公弗答然璫方藉奉聖輿援倣寢熾舉  
朝重足立同官草稱頌疏授屬寮私牽公職名上之  
公見疏眦裂裂思特疏自湔念疏非已出無愧乃心奈

芑山文集卷十七

二

何危衆攘名迺止尋擢禮部侍郎會嘉宗賓天公思  
乞休弗果崇禎改元上初御經筵公以巨奸未殄每  
進講引古帝王明斷寓諷上斂容稱善枚卜廷推公  
第一公曰此非揆席啗我者藉是報聖主當死生以  
之亡何上做古金甌覆名例以故卒失公公無纖介  
見顏面擢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充纂修實錄副  
總裁講讀如故實錄成加一品服俸蔭一子入監讀  
書公嘗條畫禮部興釐十二事以聞皆報可故例凡  
貢寇達部謁尙書率致腆獻郎以下稱是然後得免  
戾宴賞還國諸藩王襲封祭葬大世子及妃夫人求

所不應得者往往納重賂倖得之上下因循弊非一端損國體乖祖制莫二者爲劇公於貢寇獨御以誠信旣絕獻遺復嚴束下吏毋敢漁奪爲姦遠人咸悅一日秦藩宗室慎鉉者求襲封屬故所善進金爲公壽公瞿然謂仲子曰汝曾大父暨大父世讓產未嘗厚自殖吾厯官五十年祿任交際外不苟受一錢皆汝曹所親見今以馭法故得金萬計輒妄覲非分父不忍爲也麾之去公生平廉忠類如此時璫燄初熄執政者憚上英察務欺罔塞罪公自度不能有所匡言矢乞骸歸田疏三上得旨馳驛回籍病痊起用已

芑山文集卷十七

三

已逆案雖欽定爰書始諸大臣涇渭頗殺雜同里要人忌公者鈎摘前疏相傾陷坐削籍公曰鼎鑊餘生失官復奚憾比歸事通議公益謹養志承歡曲盡孝道歲丙子通議公捐館公哀毀如禮絕過從推通議公意就城西構屋數十楹立文徵社聚友黨羣從講肄其中諸奉公指授躋通顯者甲戌則劉公理順廷對第一己卯鄉闈則仲子罔驢從孫明輔並得雋前後社中登甲乙榜者數十人至今稱之乙亥春流賊攻杞公棄產募敢死士悉力扞禦賊衆披靡退辛巳賊以杞守固方用奇越杞破陳留并力攻汴謂汴陷

則杞孤席卷易耳賊攻汴汴危公瀝血馳書抵保督  
楊文岳總鎮左良玉縷陳賊勢疲罷爲庀糧以待督  
鎮懸書示麾下誓滅此朝食公率先領橐四千金邑  
人合捐二萬餘金我兵鼓行西賊遁城賴以全撫臣  
高名衡按臣任濬合疏以城守功入告上賜帑帑金  
三十兩紵絲四表裏公北面稽首謝已聞秦督汪喬  
年潰賊悉銳乘勝趨汴破陳州大康睢州距杞數十  
里公逆計勢棘方請援撫軍賊迺東破歸德屬城以  
次陷先是杞有合汴議邑令呂翕如偕紳士齎戰守  
什器入汴撫軍復檄邑令還守杞公曰一杞令豈能  
扞強賊哉迺棄家出城抵陳留聞賊衆踞杞遂渡河  
挈家沿淮僑山陽居歲餘生計落然召諸子前曰國  
步斯頻何以家爲於邑廢食寢者彌日癸未冬聞督  
師孫傳庭駐師洛陽公曰失計甚藉賊扼險饒道絕  
兵百萬庸可支耶及聞賊入關公仰天泣曰若蹙國  
何夏五月公始聞賊陷京師天子殉宗社復仰天泣  
不已會留都擁立福藩羣小朋邪善類殄瘁公力疾  
思陛見新君舟泊高郵兵亂不果前閣臣蔣德璟公  
門下士從北來見公舟次公亟訊東宮二王及寧錦  
兵殲賊狀德璟嘯嘯不能對公復仰天泣垂絕德璟

辭去公疾革趣諸子泣告之曰吾自此畢命矣始以同官蒙誣今以後死齋志負負無可言不自負者心耳新君南御若曹勉遵父訓毋上疏申理毋請恤謚言訖復泣遂卒年六十四卒之日貧無以斂諸子環泣失聲知不知皆傷之原任大學士李標大僕寺卿王灤光祿寺卿張宏道等來會哭哭盡哀見者流涕時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也公立朝大節不渝又如此至於飭身砥行里閭樂推許見家乘不具述子五人長阿駮以廕授都察院照磨未就卒次阿驥已卯舉人次阿驥戊子舉人次阿驥同驢皆諸生驢早卒五子負才器有祖父風驥借驥尙節概重然諾守父志不仕公識淵學博取銜名所著演綸藁金華殿中語尊足軒詩紺雪堂集藏於家驥驥別有傳

外史曰陶潛恥事二姓晉書附隱逸宋文苑傳列蘇洵行業失實歐陽修爲洵誌削辨奸不載余嘗改陶蘇傳補史闕嗟乎史可盡信哉余觀孟公蒞官本末未嘗不傷其志悲其遇也公通籍歷事四朝以鯁亮稱國變憂憤卒可謂較然不欺矣富熹廟時忤璫屍相位禍且及不死幸耳獨不幸處跋扈之地同官陰蟻公於前讒口顯螫公於後公始終不自明惜哉雖

然呂許公坐枉張紳臧罷相不求雪旣雪復相不謝  
文潞公不自暴無書關尼普惠爲同列分謗識者臆  
之若公者視昔賢何如哉語曰心罪者天刑春秋誅  
意亦然公之心公自信之天信之他媚璫陷公者不  
不再傳子姓凋墜重爲世僇公苗裔茲茲名碩踵相  
望世卽不公信何傷所憾者迹公之過類文呂原公  
之志類陶蘇然公於相位以罹謗幾得復失失相謗  
卒不得白公於姦非不辨於國非不忠以壬戌未擊  
璫甲申未殉國衆疑公愛一死卒不得易名誠可悲  
也已余懼世罕信史因謗掄直因後死蔽忠背古勸  
懲大義故摭軼事爲公傳亦猶鄉者改傳補闕之意  
惡在必易名而後論定哉

明資善大夫鳳菴程公傳

公諱啟南字開之別號鳳菴其先雒陽宋三司使苗  
裔也遠祖諱敏高皇帝時負販武鄉遂爲沁州武鄉  
人九傳至公大父諱繼孔繼孔生公父諱視箴仁德  
隱約鄉稱長者皆以公貴得工部左侍郎如公官公  
博學工文辭剛果多大略毅然天下爲己任萬厯庚  
子以諸生上書學使者陳所學所學國士公預使縣  
次續食館公三立書院已徹棘領經元辛丑第進士



授襄陽府司理山南俗摯悍喜訟公鞠訛平反適中  
不輕致諸法會郡有婢攫主金夜亡中道賊殺婢奪  
金逸他所坐民間某甲罪抵死公廉其枉誣徵使人  
詞獲一人廷案之曰若誠殺婢者果伏追金金具在  
如律罪之誣坐者得釋衆愕顧稱神明化大行一日  
直指使雜猾胥部民姦利扞罔者數十事下司理有  
頃捕繫至吏狡素舞文覬伺間恣出入公輒權衡輕  
重奏當條上之吏股栗退呂煇驛界諸過客怙勢散  
法往來例不由符傳驛吏莫誰何被役者頗怨望公  
亟遣一指揮司使按驗非傳毋得過害遂息它興釐

芑山文集卷十七

多此類公密不以語人人亦罕克涯浹公山南人爲  
建祠峴山與羊叔子並祀云癸卯分較楚材甄拔盡  
一時名碩士丙午復應滇南聘拔士如楚闡號得人  
後先臺使者登公薦剡凡七已酉推銓曹以權璫私  
挾賂公拒之峻璫居間報格不果庚戌富平大宰孫  
丕揚請擢天下廉能深俸官報可公以最授兵部武  
選司主事疏陳京營三可慮宜汰濫冒屏私人簡將  
帥如國初舊制疏奏上稱善癸丑遷郎中管理清黃  
凡世爵武衛應具官不應具官一準會典門無私謁  
遠近敬憚之故例清黃事竣增秩至大參公固讓不

受遷山東濟南道副使適歲苦旱蠶道瑾相望公親  
卽其處繪圖使吏抱圖以聞乞停賦山澤許支官帑  
儲蓄闕委隸首所全活數十萬計青齊壤界有神通  
寺諸盜負嶠剽劫道路以目公遴驍勇百五十名創  
立神通營引強設覆芟蕪之盜悉平戊午陞布政司  
右參政其明年例入覲公嚴絕寶徑長安還發篋無  
寸繒詔賜金雜帛庚申陞按察使天啟壬戌舉天下  
卓異第一上命吏部都察院引奏賜宴仍紀錄不次  
擢用尋遷右布政頃又遷左布政公約束法令於  
國中曰貪怵倚法者無他積弊在重兌今與諸司約  
凡京邊錢糧解戶到卽自兌兌畢率百兩爲笏隨舉  
一笏署曰樣銀吾先郵而入之部主者俟到京視輕  
重銖兩罔差卽許驗收法甚善久之民益利解戶多  
奇羨慮中乾復密注其數移有司吏侵牟者不自慮  
發覺竊色喜有司立榜笞數十告之故吏恐頭觸地  
請死自是不敢相蔓引爲姦民省漏卮無算東疆不  
靖曾加稅給客兵事已成溢銀三十六萬兩有奇前  
兩臺居藩者以爲役財供奔走得自取之會鄒滕蓮  
妖徐鴻儒嘯聚數十萬取奮棘矜連下十餘城齊兵  
益驕聲言需糧晝行掠掠盡烏散去公曰是三十六

萬可用也。兩臺心難之。又知公持議不可奪命。歷城令吳阿衡招白梃十萬徒。殲以殲賊。不耗國家半銖。逆憝叛黨如縛豕而檻之。京師計上首功。有旨勞公。加節鉞。癸亥陞太常寺正卿。民思戀不能已。千里泣血。遮道願公留踰時。得蜚輓。恐代者爲政。卽贖貨。故也。爲廟春秋奉祀。如山南時。公乘折轅至都。粥田自給。日蒐討掌故。考正舊儀。時逆璫魏忠賢。斂方熾。公拊膺廢寢食。乙丑疏乞骸骨。略曰。自古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語云。冰炭不共器。言君子小人不同位也。今忠賢擅作威福。熏轅中外。倪文煥。崔呈秀等。朋姦扇毒。流善類。鄒元標。孫居相等。咸削籍。萬瓊。楊漣。坐掠重身死。魏大中。左光斗。趙南星。禁錮桎梏。銜冤莫想。以王振。劉瑾之姦。加羅鉗吉網之慘。不六翻盡空。不止魏良才。良弼等。方意盈心。軼無所還忌。况齊州歲饑。彭城水決。江南地震。關中豕妖。反天不祥。災異疊見。乃猶有進玉璽。賦鳳儀者。以便偏指。非臣所忍聞也。乞陛下信忠賢等。攘奪國柄。罪應棄市。蚤進元標。居相等。於侍從。臣卽蒙禍。固所不辭。陛下當放臣還山。無使臣委命溝壑。終無所益。疏達卽日。允放。當是時。天下爲魏忠賢建生祠。僭侈亡度。糜郡國。

倉詹復從豪貴人相貰貸豪貴人詔附貫行恐後使  
者或躡財籍姓名爲禍福公爲文譏貰貸者人爲公  
危公弗懼戊辰崇禎皇帝立事覺收殛魏璫命閣臣  
疏媚璫倪文煥等定爲逆案爲萬世人臣懷二心者  
戒邢華等詔悉起田間已已起陞公通政使司通政  
使蔭一子入監讀書庚午朝廷以先是起部鬪茸故  
大司空缺重其人廷議僉推公公循資受工部左侍  
郎居半歲太司空不補公身兼任之竭慮拮据爲造  
皮兜整步盾火禽燧象百廢具興計什器咸備德陵  
更數歲工未就木商磚賈徒持浮說撓工期或貨入

芑山文集卷十七

十

者延遷待他官以是頗爲常公怒召商賈責之曰若  
詭言磚木之絕費不貲工累歲懸若有罪當死今與  
若期五月不至法無貸商賈徒跣頓首謝奉法順流  
陵寢竟告成上以爲能加大司空服俸領官如故詔  
賜黃金十斤表裏三十端蔭一子公又固讓不受而  
闕寺喻喻復踵進矣屬戶工三部總理內監張彝憲  
矯虔與魏忠賢等儀衛甚設監司入覲不陛見先謁  
彝憲扶服行參禮右侍郎某氣折熾趨迎送唯謹公  
曰大司空祿比丞相而權璫彝憲擾之違者忠賢柄  
用乞骸歸今何顏與彝憲同官方具疏求退會都御

史缺人吏部以公名進彞憲嫉烏程黨阮震亨等疏  
論公年七十當致政公廉慎恥他有所要藉杜門不  
視事稱病乞休凡十一疏略曰當逆璫肆虐之時臣  
瀕死數矣陛下不以臣罷驚拔臣內史晉臣司城臣  
卽錄錄未有報效然追惟高皇帝中涓止供灑掃不  
令識字陛下目擊忠賢專恣狀復用彞憲監事臣恐  
忠賢難誅釀亂貽禍不止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  
今科臣震亨等阿璫意排抵臣年老不任職臣慮一  
日不去必橫肆汗巖陷臣死地豈可使見放餘生復  
就湯鑊疏入得旨准暫馳驛歸里病痊起用公既歸  
屏居不揖客邑中災祲及大徭役間條例白兩臺爲  
民請命不避怨謗事載邑志中未幾流賊百萬一日  
夜馳二百里襲城西隅衆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我  
分守此諸君毋譁守部譁則心不固心不固則城危  
城中火暴起煙燄蔽空不爲動徐曰下自有救之者  
賊蠡涌翼兵前公闕賊來處亟發數十砲斃賊卒數  
千人賊引去沁州浮糧累三千餘金上急徵吏持牒  
絡繹無寧晷州牧張三傑覈其數請公與藩司力爭  
之得免甲申流賊李自成陷都城天子殉宗社賊搆  
掠搢紳負裝咸陽門次爵簿責公爵尊例當七萬金

然公居官廉無能厭賊谿壑數投緡不得死復械繫  
抵西河西河僞防禦使隣公老遣兵衛至咸陽自成  
知公實無金僞書五反使賊令勸爲之駕公叱曰方  
魏璠時吾不仕賊揣我何心豈以吾恩死哉賊令義  
之置勿問公久城至是復徙信義信義者武鄉公故  
居也因更立一寨名雙修中構草亭冬則營窟其間  
僕進僕退晏如也公雖不妄喜可性寬恕嗜善若不  
及由壯迄耄盡所至無譙讓聲誘掖承學不少倦自  
兵燹以來諸博士由經藝次第登進者公獎就爲多  
家不逾中人好施遇宗黨告匱傾囊周急無格色信  
義故先世兵大起南城缺門公爲作開閤故城水折  
入五雉與柱礎平將壞其里舍決而他則害民田民  
不便公計畝償所直而自貢其稅糧俗曰捨溝不忘  
本也旁權店有盜孫憲數侵掠殺人骹骼填委公上  
書熹廟以一守備治次舍距兵三百至今不能廢公  
少時恥廢著家中落邑侯黃公從所居市膏腴助鉛  
槩費公陽許受陰以資弟哲南輩以故公益困從子  
希瀨心識公友愛稍出赤仄左右公希瀨捐館公迺  
分已財爲松柏廬舍祠堂田亦如之其處身遇事不  
苟又如此迨公春秋高嘗自爲誌述生平遭厯最詳

其略曰昔宋景文作治戒訓其子儉葬心企之身後  
慎毋請謚毋聽入鄉賢靈輒前銘旌一書官爵芻靈  
從宏父本秩止十六人母用熊罷四目使桑門誦唄  
衣衾足覆惡器以瓦營兆止犯五終毋飾華務美觀  
爲吾誌曰行年八十二爲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指屈  
卽五世子孫男女四十人亂後析居多不能識卽識  
識其稍長者吾白首無恙子若孫苟勿墜家訓且暮  
吾不諱復何憾逾七年庚寅十月公晨起命治具饗  
族人爲便坐列子孫其下斂容曰京生云孰易如葦  
孰化如燬謂人生至促也語未竟引族人就楸局屢

芑山文集卷十七

三

勝氣倍王衆竊訝其言然不測公所言皆永訣語日  
中反舍跣坐良久語不及私遂卒公質行寡營友孝  
無與二立朝敦節誼未嘗以祿利概其心自筮仕至  
致政如一日致政後嗜學彌篤雖著書不喜鈞竒立  
名稱所著周易宗聖錄易時草陰符解也足園集醫  
學纂要若干卷藏於家公子六人嘉績偉績竒績卓  
績迺績崇禎初嘉績厯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悉心  
期無刑髣髴公司理襄陽時朝廷褒其惟真折獄詳  
見邑志緯績痛公罹闔禍出死力蔽公願以身代賊  
爲動容卒脫公於難孫康莊康年等八人克世厥緒

康莊速事公獨久公心器其才尤以文學著聞天下  
士多賢之

論曰公立朝讜節偉伐載在國史不具論論其著者  
令後世人臣知所法言非誣獨公自誌伽藍起拂面  
彭僊指投茅君術大澤中遇神光白猿夜懸垂几上  
謁崔府君祠鐘自聲者三詣岱宗靈巖寺見六十一  
年前五臺僧順寂像貌與公類世頗疑其誕然余聞  
公非妄語者故卒傳公克已爲義刑家範俗不嚴而  
治咸陽賊中公要害幾殆鄉人魏應徵等重繭冒險  
遮賊各以百日保公凡萬餘人非素孚化不至是况  
子姓碩且蕃里中鮮出信義右燕詒至今益信豈非  
獨行君子哉或曰公承世德故厯事四朝同時公卿  
諸大臣駢首早卽世公竟以壽終

芑山文集卷十七

古

平明少司馬衡湘梅公傳

公諱國楨字客生別號衡湘黃州麻城人大父西野  
公諱吉宏治己未進士厯惠州守以清白特聞父南  
山公諱汝觀隱德未仕嘉靖壬寅母陳淑人生公公  
始生西野公見而喜曰兒必世吾家小字世十四補  
弟子員工詩善騎射學求適用恥章句仲國樓季國  
森皆讀書能文率公所指授隆慶丁卯公舉於鄉未



第攜家長安陰結納天下豪士萬曆壬午仲季領鄉薦入都癸未公與仲弟成進士會詔選進士讀中祕書同籍心儀公公引避仲弟竟預選公筮仕固安令邑多中貴倚勢撓法前令莫敢詰公以術制御中貴頗親愛公一日某中貴操豚酒餉公乞徵負公度諸中貴可情動難理奪也治具飲中貴甚歡立召負者至陽怒曰汝何敢負貴人錢負者訴貧不能償陽叱曰緩汝死歸鬻妻子少遲不汝貸負者啼而出中貴莫測然公先是陰命一吏持數金僞買負者妻負者挈妻捧金前號泣公舉金授中貴叱負者出令僞買者取妻去負者與妻訣則大慟中貴亦大慟不願得金公陽不許曰凡小民償負無不鬻妻子者公第不見耳此一人何遽不忍若是中貴與負者夫妻悲泣相雜聲達署外公叱去愈力中貴哽咽不能言急取券裂之乃命負者與妻去終公任邑貧民無落中貴穿者邑馬政壞飼馬家破產償子駒不給公條利害得減額邑賴以蘇獄疑者惟輕他縣寃民走懇公輒得自前後平反死刑數百人暇則出郊外習射呼近村訟者決遣之嘗曰小曲直安事爰書官自欲借律索贖錢耳終歲所上奏當數通而已時國樓迎淑人

就養京邸京邸去固安百里公恐勞淑人起居不許  
國樓請益力許之淑人入京忽遘疾公夕視事甫聞  
單騎赴春明遇同里司寇耿天臺戒公且止外吏非  
覲期例不得潛入禁門公流涕曰爲親觸禁死非所  
恨入奉湯藥彌月病起始還任都人士憐其孝卒無  
以例繩者秩滿入覲以最授御史未幾丁內艱回籍  
服闋補原官會西夏悖拜變中外震駭悖寇種敢戰  
與子承恩以邊功官副鎮私畜寇丁亡命爲家將兵  
獨強嘗以二百騎入寇境焚仰華寺絕寇收於其功  
撫臣黨馨遇拜不以禮餉不時發軍士悉怨王辰三

芑山文集卷十七

六

月承恩與黨許朝劉東陽王文秀等倡亂磔馨及副  
使石繼芳據寧夏三城所攻下四十餘堡以金錢畜  
產外結諸寇爲聲援總督魏學曾上變時西北互市  
久人不習兵九邊騷動僉曰衆蟻聚救死耳急則合  
援則散公獨策諸兇勢在騎虎城堅兵勁有時不悔  
萬一勾寇入犯內外相應禍不支急上封事略曰諸  
賊氣勢已成蓄謀非淺延引一日則禍深一日旣難  
俟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聲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  
者爲今計非力勦無以勘禍亂非分別無以誘脅從  
非詔赦無以安反側非特遣無以重事權臣伏見原

任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如栢如楨皆負大將材如樟如梅又爲少年之傑世受國恩必不自頹於末路身被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將士相信父子同心宜擇文臣諳習軍事實心任事者一人監其軍以往必能成功他如閒任將領史宸張應种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皆可隨軍使之自效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也疏奏上稱善獨廷論紛紛謂李氏素跋扈不宜拒虎進狼公憤諸臣持文墨好議論復上疏曰臣見寧夏猖獗謂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驍勇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閒李成梁父子可任雖哮承恩號武健而不知李氏之遠出其上也伏望斷自宸衷成梁父子稍有可疑卽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信當虛心任之若疑臣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賊負固則臣爲陛下之將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曾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卽返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擧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人哉疏入上命如松兄弟往公監其軍四月二十六日公與如松兄弟馳赴寧夏軍五月抵陽

和與總督蕭大亨發諭帖與寇王約束西寇勿令助  
賊抵大同同巡撫邢玠發帖溫諭至神木又自遣通  
官往諭莊香須期受二寇略曰爾等受朝廷厚恩當  
爲國家効力共禽逆賊旣得美名兼受重賞舉朝方  
議先勦爾等賴聖主寬恩特遣本院同遼東李總兵  
遇路勘核爾等不助賊者卽與獎賞或先助賊今改  
過者亦加獎賞若禽賊來獻者重賞加封有差至靖  
邊與夷越相近又遣通官往諭切書比吉及周襄等  
寇詞旨剴篤寇咸悅服公又慮諸寇反復終爲利動  
乃上疏曰督臣魏學曾親駐花馬池清水興武橫城  
一帶足資扞禦至於延綏責之賈仁元固原責之沈  
思孝甘肅責之田樂及各鎮將領等官寇不動則相  
安無事若內犯則嚴兵固圍以遏其鋒寇往寧夏卽  
出師搗巢以牽其勢庶我兵得專力於賊而各鎮之  
功不在討賊後矣上然之六月二十三日由紅山踰  
靈州界渡河至城下大張旗幟周覽城池賊城上放  
炮從公馬首過越二日無所得食邏卒獲從賊吳繼  
韜縛見公公釋其縛曰是脅於賊者授以十金令偕  
貢生俞方策持免死帖招諸城堡諸城堡以漸出迤  
公資其米鹽續軍食得驍勇二百人與李如松五千

人爲兩軍壓城而陣城堅守不能卒下公恐多殺傷  
意在用間招降督撫魏學會意頗合凡所圖議皆聽  
從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靈州忌公成功多  
所間沮公屹不爲動二十六日東南風作公命發火  
箭燬賊南樓南樓燬賊始氣奪公環視夏城西南爲  
唐渠東爲紅花渠北面稍低出水公登堤相其城如  
釜底乃密與學會議北築堤千七百丈決水灌城夢  
熊移書止之公弗應堤成而水至城崩壞時遠寇數  
萬忽從沙湃入斷我糧道學會調副將麻貴領騎兵  
五千遊擊龔子敬領苗兵一千往邀擊子敬軍乏火  
器移書夢熊以軍應不從尋全師覆沒幸麻貴敗寇  
於螺山尾寇始退賊遣通官何卜天移軍夾河勾寇  
內犯撓我師如松謀知急遣遊擊李宇領家丁往捕  
寇多中箭墮水死賊不能交通延安董總兵得公檄  
以兵千餘直搗土昧明安巢穴得寇首一百二十餘  
級公長諸寇懼乞撫賊勢漸孤公屢以諭帖入城招  
撫踰城降者接踵至八月初堤潰水涸賊出據教場  
麻貴力戰奪之公上疏言士卒不用命火器不備攻  
城不力蓋微刺夢熊阻撓故辭成功不虞上大怒反  
切責學會命逮問以夢熊代總督廷臣見公疏疑公

欲侵督臣權奉嚴旨監軍職在糾察不得侵撓公尋  
自乞罷斥不允時夢熊居靈州去賊二百餘里公晨  
夜攻城親冒矢石與士卒雜處夢熊日置酒高會恐  
城破功獨歸公必欲公還駐靈州公報書曰若還靈  
州往返數百里恐誤大事某願捐軀討賊利害非所  
計也時着力兌令丁王挹覲見信賊誘賊許以金帛  
駝馬各數萬八月二十一日寇果以萬騎從李剛堡  
渡河距城三十餘里公約諸將令把總張澤等先期  
設伏中軍李如樟奮身願往公壯之令同麻貴等領  
兵三千迎擊如松親領千人應之二十三日昧爽如  
松至張亮堡不見寇遣諜登堤望則數萬騎碁布堤  
下蘆涌合圍如松自分必死令一卒乘已馬屬以死  
後馳馬突出歸報老將軍會麻貴如樟等在後遇行  
者問大將軍何在云已被殺矣裨將趙夢麟聞大將  
軍死免胄先馳直貫寇陣如松望見大軍至內外夾  
擊寇大敗追至加門山寇盡出塞踏死山谷者甚眾  
公乃以長竿懸寇首示賊復命修堤水奄至賊益窘  
公日督諸將製木筏臨衝浮水攻城賊勢蹙請降欲  
親見梅監軍公許之呼氏父子及劉東陽縋城下不  
敢踰濠稽首去許朝揮雙刀躍濠直犯公諸將在列

有倉遽索刀者公已之朝見公棄刀叩首公曰吾欲  
全城中百姓故不亟殲汝等若能降今日以前寘弗  
較朝受命退九月初入夜漏下二鼓賊有越城抵老  
營者時如樟爲護軍禽以獻公訊之云將獻南城諸  
將尙猶豫蓋寧夏有三大城爲啞氏窟而南北二城  
則其黨爲兩翼先是有獻南城者日晡以矢下遣爲  
信城上屢以手語下莫敢應許朝覺盡殺欲降者故  
人心疑畏弗果公乃馳約諸將授以計李寧先登董  
正誼執監軍旗從之於是諸將皆登城公急命塞北  
門防大城賊來援時降者殺守賊血流有聲公慮多  
殺則大城必死守乃踞血中下功狀紀生禽不紀殺  
守賊所掠婦女僵裸城上命解死者衣衣之鹿使去  
降兵徧索諸逸賊皆反接以至公隨至隨解令環坐  
其側慰諭之又使旗士徧呼城中諸賊已原有不得  
妄殺城中男婦涕云有生矣大城賊果來奪城以來  
路塞不得進賊以南城親戚在大城者榜諸長竿百  
姓皆痛哭公令正誼呼謂賊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  
女劉東陽之母矣至則亦如之賊乃止公令卒登睥  
睨問城中何恃不降答曰傳言前降人盡戮故懼公  
知啞氏強而承恩年幼易煽密求與啞氏相識者入

城行間南關居民李登願往自矢成則有功不成則以死報國公乃以諭帖令唘氏父子殺許朝自贖又徧諭城內軍民降必不誅恩卹繼之十四日唘拜與畢邪氣等急議降必得印信執照爲據公命如松各與執照十五夜李登持各執照進城十六日凌晨承恩赴南門殺許朝邪氣向北樓殺劉東陽持首級同赴南門先求一大將入城安輯軍民諸將無敢先者公撫如樟背曰非將軍不可如樟行如松次之公隨令正誼執監軍旗登城禁殺掠闔城軍丁解甲迎王師公入城安撫諸降者百姓歡聲動地公意祇取劉

芑山文集卷十七

三

許首級獻闕下而唘氏父子造檻車候旨斂諸賊家所蓄金封進償內帑用兵諸費是日令承恩隨出郊徧以安降賊心陰命龔君禮監之以行時夢熊駐靈州聞公受降星夜馳至恥功不已出乃封賜劍下令盡誅降者且曰沮者以賜劍行法蓋微指公也時承恩在公營部下說公宜禽以爲功公曰降而又殺之何以安反側也承恩方出公門卽被縛拜闔戶自焚劉許二級委燼中諸軍大肆殺掠爭殺人冒功張進諫獨不往公問之答曰臨陣殺賊徒殺降者以爲功竊恥之公憤歎不已卽日還朝時夢熊以劉許首級



既燬欲僞造圖功遣人以意偵公公曰有一首可代  
問誰公自指云我首也遂止公還朝掬音至京師上  
御門受賀大司馬石星故與夢熊善以夢熊爲首功  
加封蔭公遷大僕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不世公所  
最諸勞臣皆被抑無陞賞時學曾逮至京將重治之  
公屢疏辭官辭蔭歷叙在寧夏與學曾悉心圖賊狀  
上爲貸學曾罪復其官先是公行時請帑金三千備  
犒師事定僅費四百餘金登籍報部其爲國惜費如  
此上心知其能明年癸巳晉大中丞開府雲中公待  
寇以恩信時其撫賞遇飢饉輒賑之一日忽出獵縣

苞山文集卷十七

三

令關揚曰秋獵多損稼公此舉過矣後數日得寇謀  
云寇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揚乃竊嘆公機用莫  
測也戊戌三鎮缺總督廷推者六公最後上獨拔公  
晉少司馬假節鉞督三鎮公治三鎮一如治雲中會  
寇王獻鉞詭言國新產然寇故無鐵設以近產相恐  
喝耳客謂不宜受當破其謀公笑受之製爲佩刀鏤  
正義王送四字於上而陰令三邊無以鐵鍋市寇中  
寇遣使詰故公曰曩以汝國無鐵故互市正義王獻  
鐵大勝我國羞以相遺寇使復稱此我王贈遺大人  
何反怒而革市鍋也公笑出製刀示寇使云我方佩

此何云怒以產鐵毋須市耳寇三四返不得已自吐  
僞狀公曰我以至誠待若若乃敢廷我王必不爲此  
必姦人惹之取姦人首來開鍋市如初後寇果獻謀  
者級許復市畢邪氣者爲問寇中寇所謂知文法人  
也頃邪氣同諸寇來謁公陽呵之曰汝非畢邪氣也  
何得僞來邪氣固爭非僞公笑曰然則言者謬耳言  
者謂汝爲問寇中我久厲斧鑕待汝要領今見汝恂  
謹當無是事幸見汝不致誤殺邪氣叩頭流血後是  
來謁輒輸寇情以告他鎮寇遙聞公名皆信之如父  
母延綏師挑釁輿見爲邊患撫臣王見賓議媾寇不

芑山文集卷十七

十四

從必欲得公言爲信見賓以請公慨遣使而西或曰  
若越俎何公曰吾知爲朝廷固封疆他弗惜公使至  
寇始受盟以平倭功推恩文武十八府皆止頒銀幣  
上獨加公俸視正二品辛丑以外艱歸乙巳未及起  
用公薨年六十有四夫人劉氏疏言公賞不酬功上  
震悼加蔭正千戶世襲命宗伯諭祭司空給葬贈右  
都御史公兄弟六人公最長次國樓同科進士翰林  
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國森壬午亞魁國楹茂才國棻  
貢士國林武進士承公蔭元配劉夫人生子浩然殤  
側室劉生子之煥抗志秉義重然諾以博雅稱所著

春秋因是萍廬史論古詩文皆行世士翕然宗之森  
子之煥甲辰會魁翰林庶吉士甘肅巡撫慷慨尙節  
概世稱克繩祖武云

論曰於戲中外棘且殆藉諸大臣乃心王室率如公  
之於西夏致救寧無難何後先覆軍蹙疆踵繼也余  
意公處上下危疑之際動輒牽制獨能捍寇賊奏膚  
功雖智略勝哉抑精誠蓄積素耳三復西征集益歎  
公翹翹忠武武穆間賞不酬勞命也然卒光昭史冊  
足爲後世諸大臣法公豈獨績在邊圉哉甲午余由  
漢上馳車抵麻城見梅子惠連是時梅子憤國變棄  
家披緇退居老病菴兩目俱喪然晨夜自撰家訓口  
受侍者筆之語次示余余讀未卒出涕惠連晚舉一  
子甫署方竄伏山中趣之來見命其子拜余牀下曰  
此見父執芑山先生也它日毋忘資敬已又嘆曰梅  
家藏書富今蕩盡兒輩力不能守芑山宜擇取以去  
余次且弗果比余返漢上惠連輒命家僮舁書二篋  
來余載歸自門不逾年書化烏有可痛也先是別惠  
連瀕行惠連以少司馬公舊傳不足垂久拳拳屬余  
考正傳成械寄漢陽別駕移之竟付洪喬而惠連尋  
卽世矣亡友不忍負存此以告後世要使惠連鑒余

心耳 芭山自記

湯母節烈傳

湯母趙氏者睢州人父聚所諱尙敬母褚氏命式公祖契之配斌之母也母慈靜好讀書幼通孝經小學列女傳無鉅細必謹動中矩度稍長博識古忠臣孝子軼行遇事折衷大義不持兩端浮說莫能易年十七歸祖契四年生女踰年生子斌朝夕執勤服瘁所左右祖契與程督其子斌者里閭至今能道之余獨竊痛母不幸以節死未嘗不緬然累欷太息也崇禎庚辰河南亂李賊擁數十萬衆蠶食開歸間睢大恐

芭山文集卷十七

三

祖契念母氏許孺人春秋高每飯輟箸憂形於面母何間謂祖契曰旱魃內螫強寇外訖孝民必豔附之卽有急吾一身無足恤若宗祏何堂上姑孀且老策安出相視沾臆良久乃罷母退仰天泣曰死生命也盡婦職所能爲者而已吾豈苟哉明年辛巳母自度婦職莫先子女婚嫁以次諏吉皇皇拮据恐後旣而婚嫁畢又自度世德如湯宗後必大然城內危地也脫一旦瓦解斌焉往因遣斌隨伯父賁皇出肄業城北莊戒曰兒無廢學無內顧無過反子舍慎旃斌旣行又自度兒存夫子幸有繼吾死無恨是時母死志

愈堅惟數念堂上姑失所飲泣罔措乃趨告祖契曰  
姑以子爲命勉自愛吾力困矢一死塞罪語不及私  
祖契改容頷之又明年壬午春三月賊攻西華連潰  
陳州大康睢垂殆賁皇聞變率斌馳請城陬期入城  
城嚴扃不果入母聞而患之趣祖契曰事棘矣兒來  
必危非吾鄉者命兒避北莊志也疾麾之退契於是  
走慰安其母許孺人屬家人謹護視登陴遙望賁皇  
泣曰吾與母俱存亡兄宜挈斌兄北奔無罹禍言迄  
各號慟去賁皇夜亡變姓奔龍塘與斌俱如命祖契  
蒼黃徒跣負許孺人伏匿蘆葦中由是母與姑與祖  
契及其子斌永訣矣須臾睢城陷賊燄蔽空士女鳥  
獸散母屹不爲動徐召家人謂曰自庚辰寇亂吾稔  
識死所今萬無苟生理若爲我謝夫子善事姑善成  
兒爲語吾子善自立身無忘吾教言吾目瞑矣家人  
環泣莫敢對有頃母屏家人退退輒自求死死數爲  
家人援救不得死母恚曰死者婦職也賊至不死非  
義必死後時非智語未究賊衆奄至劍槊交橫摩刀  
橫索家人跳身遁母獨危坐罵賊賊怒遂遇害至死  
罵不絕死時年甫三十有七越數日顏貌如生知不  
知皆哭爲盡哀未幾賊徙寧陵祖契躬舁許孺人歸

斌尋至皆脫於難獨母可痛耳是時祖契暨斌急問  
母死罵賊狀父子相持哭不止斌始以禮殯母於家  
寢哭之慟惜哉初母之未嫁事親孝年十三褚孺人  
卽世致毀銜恤孺慕不衰旣嫁曲盡婦順罕絲髮虧  
玷臨寇難潛慮遠籌上有以安嫠姑下有以全弱子  
祖契後母二十有三年捐館尙親見其子斌行成名  
立世德用光颺綿未艾衆咸謂湯氏非母茂本濬源  
安至是今部使者采摭輿論後先爲節烈建祠表闔  
以余觀母生平孝慈明決好學篤行類髣髴古碩儒  
死非母所難節烈未足旣其實俎豆未能旌其志異

芑山文集卷十七

天

時良史徵吾言宜易名節孝云

隱史氏曰余過杞上聞母殉節事至詳爲雪涕母徽  
行具家乘不論論其大者莫如居恒教子斌尤著豈  
獨以節顯哉母生時垂泣告斌曰汝父持身恪臨財  
廉被服濂洛遺訓恥辭章銜世間爲我言兒王父仁  
厚口不斥人過嘗之荆傾橐振饑無德色若是者皆  
兒師也謹識之母殉節踰八年斌成今進士歷官中  
外齒未彊仕引疾終父養識者益嘆母燕詒深遠也  
嗟乎母豈獨以節顯哉

芑山性剛介恥事生產弱冠考古治亂思著書比壯  
負節概見義敢往死生禍福不能奪後先條百姓利  
病白當事興釐不干以私爲人排難無所取餽遣非  
禮却之僑金陵二十年徧歷吳越齊魯燕趙閩楚間  
未嘗妄喜可所與遊率端鯁士遇寸善必揚及聞一  
事一言近道韋弦恐後賢公卿大夫非枉屈不先投  
刺謗至不較義不可則爭會顛沛危坐正襟事已無  
愉戚見顏面獨感時憂亂往往廢寢食世人莫知也  
生平敦忠孝黜聲利抗言天下事言輒中諸當路辟  
薦皆不就守正不苟祿仕窮理不惑傳註疾惡不畏

芑山文集卷十七

无

強禦論世不怨古人短長自知終身引咎而已癸未  
後浮家數徙忍餒著書如初自惟功行未章國史無  
述後無由考信故奮筆自爲傳所著芑山集合疏議  
進策經解史論書牘序傳辨說記跋檄贊志銘旅詩  
答問錄如干卷行於世

贊曰芑山豈今人哉今天下稱芑山百世後稱芑山  
者誰哉雖然稱不稱於芑山何有楊機部曰陶靖節  
邵堯夫自傳至今誦之余嘗見芑山糾古錄評定五  
柳傳贊前後共刪七十四字因嘆古文以簡潔爲難  
三復芑山本傳辭殺事備後人庸復有能增損者哉

世皆稱其文不知芑山所最痛心者在功行未章  
國史無述二語每覽至此爲之泣下然人文如芑  
山史氏必有書者無慮其湮沒失傳也  
丁巳弟勳識

芑山文集卷十七

芑山文集卷十七

三



芑山文集卷十七終

芑山文集卷十七終



